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二十四回 海主事奏陳劣跡

卻說海瑞見了嚴嵩劣跡十二款，便急急籠入袖中，竟不辭而去。回到館寓，展開再看，愈加惱怒，拍案歎道：「如此國賊，若不參奏，殊非為君為臣，忠君愛國之心矣！」遂即作稿具奏，將這十二款劣跡，書載於內。其奏稿云：刑部雲南司主事臣海瑞，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，謹奏為國賊專權，官民被害，亟請嚴旨，立除橫暴，以安臣民，以靖天下事：竊見丞相嚴嵩，身膺重祿，深負國恩。自蒙陛下殊渥以來，不次遷擢，以郎官薦升通政，旋擢尚書，復蒙格外殊典，欽加太師職銜，義秉鈞衡。計嵩自及第筮仕以來，屈指未及十載。以獻媚工讒，遂致位極人臣，從古未有之幸。理當竭忠報國，以答高厚。然嵩自得寵以來，日肆暴虐貪戾，性成殘忍。甚至門庭如市，大開賣官鬻爵之權。公用賄賂，罔顧王章，植黨樹威，其心莫測。小人任為心腹，君子視若寇仇。擅殺大臣，私放官職。如其族弟嚴源，從豫來京，白丁得職。復令其兒女親家，現在九門總督之張志伯，謬加混薦，乍膺重鎮，因托以代志伯回京，以便結成一體。文武之權，悉歸嵩之掌握。誠欲危國家而為不孰謀矣。臣受國恩深重，雖膽腦塗地，亦難仰答高厚於萬一。睹此國賊專擅肆橫，情難啞忍。不揣冒昧，謹列嵩歷行劣跡，條列於左，以冀陛下電察。乞將嚴嵩革職拿問，交三法司擬議。則國家幸甚，臣民幸甚矣。謹據確實以聞，臣不勝待命之至。計列國賊嚴嵩劣跡共十二款。恭呈御覽。

次日五更，海瑞穿了朝服，竟趨朝覲帝。內有同僚見之，問曰：「先生從來不曾趨朝，今日何故趨朝？有何大事？」海瑞道：「朝廷乃臣子陳說利害之地，但有事即得趨奏。公何必多問，自便罷了。」那同僚見他如此搶白，自覺沒趣，遂不再問。

少頃，金鐘響亮，帝已升殿，文武隨班朝賀，山呼舞蹈畢。

海瑞越班而出俯伏金階，奏道：「臣刑部主事海瑞，有本冒奏陛下，伏乞賜覽，臣不勝幸甚之至。」帝突見海瑞在階前，手捧奏章而跪，乃令內侍取來觀看。帝覽閱良久，自作沉吟之色，乃傳旨道：「卿且退，朕自有處。」竟將奏稿納於龍袖之內回宮。文武看了如此光景，皆不知何故，退出朝房。有來問訊的，海瑞笑道：「此乃機密，少頃便見。」眾皆疑惑不定，只得各別回去。

海瑞亦別眾而回，於路大喜道：「倘蒙天子准了此本，則與臣民除害，縱瑞一死，也是值得。」回到私衙，又復歡笑。

張夫人便問其何以甚喜，想必要遷升官秩麼？海瑞道：「遷秩倒是小事，所可喜者，業已參奏了嚴嵩矣。」張夫人聽了，不覺大驚失色：「老爺為什麼瘋了？」海瑞道：「好端端的辦著正事，為什麼說我瘋了？」張夫人道：「若不是瘋了，難道死活都不曉得麼？今嚴嵩勢傾人主，炎權灼手。你竟敢參奏他，豈不是以卵擊石，自取其死耶？」海瑞道：「嚴嵩雖然勢大，但彼自犯法，理當懲創，怕他則甚？」夫人道：「雖則犯科作姦，律有明條，然彼女現為皇后，我料老爺不能與彼抗衡也，姑待之罷了。」海瑞道：「夫人且自寬心。我以一介貧儒，受恩深重。今見國賊不奏，何以仰答聖主洪慈？縱為奏嵩而死，亦所瞑目。夫人勿言。」

不說海瑞夫妻之話，再說嘉靖帝袖了海瑞奏稿，回至宮中，與皇后嚴氏觀看道：「你父為官不軌，致被廷臣參奏，卿意如何？」嚴後便俯伏在地哭奏道：「臣妾之父，待下過嚴，是以不得眾心，固而有此一端。伏乞陛下察之，妾與父不勝幸甚！」

帝曰：「雖雲不得於眾，而本內十二款，款款有據，朕若故為庇衛，未免過於偏袒。今當批行廷臣，秉公確訊，卻示意於承審之員，彼此開解了事就是。」遂提御筆，批其本尾云：海瑞所奏，如果屬實，亟應嚴究。著三法司會同秉公確訊。如有稍虛，即加倍反坐，以警將來。嚴嵩、海瑞，即並押發收審，三日具復。承審官毋得稍存袒護。欽此。

這個旨意一出，隨差了兩名內侍，分頭到兩處押交，嚴後再拜謝恩不表。

再說那三法司是太常寺卿、刑部尚書、光祿寺卿兼兵部侍郎。你道那三位是誰？太常寺卿劉本茂，刑部尚書郭秀枝，兵部侍郎陳廷玉。當下三法司接了旨意，即命廷尉提人。誰知朱票未出，內侍早已將兩人送到。郭秀枝即命權禁刑部司獄看守，懸牌明日聽審。二人交到刑部司獄處，依此分開看守，自不必說。

再講嚴後打聽三法司乃是某人某人，即暗令小內侍將三份禮物悄悄的送與三人，致囑方便。三人卻不敢收下，惟對使者道「謹遵懿旨」而已。郭秀枝平日是與嚴嵩相好的，心中自然要袒庇，又有娘娘之旨致囑，越要迴護，即來見陳廷玉道：「僕觀此案，乃海瑞怨恨嚴太師不遷其官，故而有此一端。今奉懿旨，還當仰體聖意為是。」陳廷玉道：「只是海瑞所奏十二款，似有確據，如何偏袒得來？只是皇后既有懿旨，等待臨時見機而行就是。」秀枝稱善。二人一同來見本茂，備以此意告知。本茂含糊應允，然心究不平，姑應之而已。

少頃升堂。三人坐下，吩咐左右，先請嚴嵩問話，時嵩已青衣小帽，來到堂上。三人略略起身拱讓，便令人取大墊，鋪於地上，讓嵩坐下。秀枝問道：「聞得太師與海瑞有隙，不知是否？」嚴嵩道：「海瑞與某向不通問，有何仇隙？此事是海瑞怨某不遷其秩，故而冒奏，希圖泄忿。惟三位大人察之！」

秀枝道：「太師之言，如見其心，且請自便。」嵩謝而退。

秀枝即喚海瑞到堂。海瑞亦是青衣小帽，朝上打躬。秀枝卻不讓坐，便問道：「你告嚴太師十二款，可有確據否？」海瑞道：「嚴嵩專權罔上，肆暴恣橫，鬻爵賣官，植威樹黨，公行賄賂，天下之人，無不深知，何為不確？」秀枝道：「你卻不揣冒昧！但凡大臣有罪，諸廷臣會銜朕奏。你乃是一介微員，輒敢妄奏國戚，你知罪否？」海瑞笑道：「夫賊子亂臣，人人得而誅之，又何怪一部之微員也？海瑞受國厚恩，誓以死報。」

今奸臣蠹國，正瑞報主之時也，雖斷首捐軀，亦復何憾！」秀枝道：「你既有確據，能指其人否？」海瑞道：「不能一一指出。但不論皇城內外，無人不知此一十二款。」秀枝怒道：「既未能指實據，豈不是冒奏麼？觀此必有他人主使，不然，這十二款從哪裡得來的？」海瑞道：「人人皆知，卻是哪裡沒有？」

秀枝道：「聽此口詞，不打哪肯招認？」吩咐皂隸扯下去掌嘴。

本茂急止道：「且慢！海瑞主事，你此事卻從何處得來，亦不妨直說出來。否則徒受敲掠，終亦要說的，此非達士所為也。」

海瑞聽了本茂之言，忖思道：「有理，想我一時粗糲，竟不審辨真偽，遂聞於上。今被郭賊問得無言可答，何不供出李翰林，亦得他來作個確證。」便道：「此十二款卻從史館得來的，難道還不確鑿麼？」秀枝道：「史館所載的事實，皆入於金滕櫃中，你焉能取得？此又是胡說的！」海瑞道：「現從編修李純陽書籍中得來的。如有不信，可即傳李純陽來問，便可以見其確鑿矣。」郭秀枝笑道：「原來是你與李純陽捏造的，且帶下去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將海瑞簇下。本茂對二人道：「海瑞之言，必有來因，可喚李純陽來問便知端的。」即令廷尉官往喚純陽。

且說純陽哪裡知道此事，正與客對弈，忽家人報道：「不好了，不知海主事怎樣把老爺的密事宣泄於帝之前。今日奉旨，令三法司會訊嚴、海二人，誰知這位海主事卻把老爺攀扯在內。」

如今三法司已差了廷尉官來請老爺，現在堂上，請爺去相見。」

李翰林聽了，不知這話從何說起，便丟下了棋子，急急出來迎接。那廷尉官見了純陽，將來意說知。李純陽道：「不知海公為甚事，攀扯在下，公可悉其情否？」廷尉官道：「原來尊駕還不知道麼？那海主事前日將嚴相參奏一本，具奏十二款，帝即批發三法司會審，在堂上供出太史來的。我們且到那裡再作計議可也。」李純陽道：「暫容人見妻子一訣。」廷尉官應允。

純陽入內見了妻子，備將上項事情說知。其妻莫氏大驚，且泣道：「君家今日此去，可保生回否？」原來注：莫氏之言是料夫無生還之理，故以此問之，是激烈之語。純陽道：「夫人莫要悲憂，此去即不能生還，亦無所憾。但我在生一世，只有一子，年尚未冠，一生只有這點骨血，你當善視之，毋負我意可也。」莫夫人道：「夫妻之義，父子之情，自不必說。老爺且自放心。吉人天相，諒亦無妨的。」此時李公子在旁，見了這般光景，道：「父親不必如此戀戀作兒女態，生死有命，又何遲疑之有？」純陽聽了

大喜道：「好！好！有你如此，我死亦瞑目矣！」遂出外與廷尉官回到三法司堂上去了。正是：忠臣能有忠臣子，強將麾下無弱兵。

未知李純陽此去可得生還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